

委員、南開大學地下黨總書記劉焱有聯繫。而劉焱卻正是後成爲傅冬菊丈夫的南開大學外文系地下黨員周福成的單線領導人。周福成就是後來香港新聞界熟悉的周綱之。放後又被人民日報派駐香港，並在地下黨的安排下，通過傅冬菊的關係到「華北剿總」在北平辦的平明報任駐天津特派員。爲了便於配合傅冬菊的工作，地下黨把他的組織關係轉到天津大公報，歸楊邦禪領導。傅冬菊雖是傳作義的「大小姐」，但在大公報同仁的心目中，她是個爲人正直、堅定理、筆鋒犀利、作風樸實的好記者。她的一個弟弟在她的影響下，也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

傅冬菊與周福成互相配合，憑藉與傅作義的特殊關係，以記者身份，出入國民黨的警備司令部，採訪軍事會議；更可直擊「華北剿總」，到傅作義身邊去了解情況。這是傅作義和美、蔣特務機關都沒想到的。

傅冬菊從採訪軍警新聞的進步記者劉洪昇的談話中，得悉特務機關要在當晚對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進行大搜捕，立即讓傅冬菊設法通知大家疏散轉移。傅冬菊直奔傅作義的天津「行轅」，用那裡的電話把這一緊急情報通知周福成；周福成立即轉告劉焱，終於使絕大部分戰友安全轉移，挫敗了敵人的追害行動。

大公報對平津戰役的貢獻

方凌



傅冬菊原來側重於地下學運工作，與當時的天津地下委員會、南開大學地下黨總書記劉焱有聯繫。而劉焱卻正是後成爲傅冬菊丈夫的南開大學外文系地下黨員周福成的單線領導人。周福成就是後來香港新聞界熟悉的周綱之。放後又被人民日報派駐香港，並在地下黨的安排下，通過傅冬菊的關係到「華北剿總」在北平辦的平明報任駐天津特派員。爲了便於配合傅冬菊的工作，地下黨把他的組織關係轉到天津大公報，歸楊邦禪領導。傅冬菊雖是傳作義的「大小姐」，但在大公報同仁的心目中，她是個爲人正直、堅定理、筆鋒犀利、作風樸實的好記者。她的一個弟弟在她的影響下，也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

傅冬菊與周福成互相配合，憑藉與傅作義的特殊關係，以記者身份，出入國民黨的警備司令部，採訪軍事會議；更可直擊「華北剿總」，到傅作義身邊去了解情況。這是傅作義和美、蔣特務機關都沒想到的。

傅冬菊從採訪軍警新聞的進步記者劉洪昇的談話中，得悉特務機關要在當晚對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進行大搜捕，立即讓傅冬菊設法通知大家疏散轉移。傅冬菊直奔傅作義的天津「行轅」，用那裡的電話把這一緊急情報通知周福成；周福成立即轉告劉焱，終於使絕大部分戰友安全轉移，挫敗了敵人的追害行動。

深入「剿總」屢建奇功

葉周

別樣的童年



在人的生命歷程中，童年是生命的起點，在每個個體的人生周期中具有無法磨滅的意義。在成年人的記憶中，童年總在歷史與現實，回憶與展望中交織着難以割裂，童年是一種永不再來卻使人無法擺脫的「過去時」的生存狀態。

我的童年時期有這樣的一張照片，和弟弟妹妹相互依偎着坐在一起，臉上笑容燦爛。相片上的我們，似乎不至於引人懷疑，童年中曾經充滿歡樂。可是，那個年代，牆是用來寫字的，就在我們背後的白牆上駁着黑色的標語：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打倒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這些粗魯的字句，卻清晰地留下了那個年代留在我童年中永遠洗刷不掉的陰影。記得那時我的家被一群紅衛兵佔去了總部。窗外日夜飄揚着血紅的戰鬥旗幟。

我八歲那年中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親是一位文學評論家，上海文學界的主要領導人。沒過多久他就忍受不了「大革命」的糾纏而告別人世。在我的記憶中，爸爸是慈祥而又負責的，平時工作很忙，回家了還整天坐在書桌上寫書。可是他十分注意擠出點滴時間與我們的交流，帶我們外出活動。如果不是出於險惡的環境的逼迫，他是萬萬不會棄下年幼的子女尋求自身的解脫。那年我的妹妹年僅四歲。爸爸離去後的家裡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造反的痕跡遍地都是，家裡恐怕找不到一面乾淨的牆了。難得拍照，也無法找到一個乾淨的背景。也因爲

這個原因，才會留下那樣一幅前後反差強烈的照片。

沒有父親的童年，我們在外婆和媽媽照顧下成長。那時上海的生活物質極度缺乏，主要的食物都要憑票供應。日常吃的蔬菜也十分緊缺。記得冬天，天還沒有亮，外婆就叫醒我，讓我去菜場買菜。我眷戀溫暖的被窩不願起來，外婆就會耐心地在我耳邊叮嚀，去晚了恐怕什麼都買不到了，好心啦，弟弟妹妹也沒有菜吃了……我每次聽到外婆懇求的柔聲細語，都會掙扎着從被窩裡爬出來。在我穿上棉衣走進寒冷的街道之前，外婆總會額外給我一角錢，還悄悄地囑咐，買完了菜，自己買一塊熱的粢飯吃了再回來。那時家裡真的窮，多花一角錢好像都是奢侈。從此我成了菜場裡的「童星」，所有的營業員很快認識了我，他們會把貧乏年代中最好的東西放進我的籃子。從他們身上我體會到了瘋狂年代中人性的溫暖。

有一天放學回家，外婆變魔術般的拿出一塊牛油，好像那天家裡從香港來了不速之客。自從有了那塊牛油，放學回家後我們就圍着外婆等着把塗上牛油的麵包分給我和弟弟妹妹。每次外婆都用一把鋒利的西餐刀，從牛油上切下極薄的一片，放在每人的麵包上。因爲那片牛油特別薄，幾乎是透明了，稍微一用力，就會化在麵包的間隙中。最後，外婆把牛油放在一個碗大的玻璃缸裡，放進帶鎖的書櫃，這樣可以保證牛油不被我們偷吃。只是這次外婆也沒想到，我們幾乎失去了享用這塊牛油的機會。

第二天，放學回家我就去廚房找外婆，卻見她面色凝

重。外婆無奈地說，下午爸爸單位的造反派來過了，給書櫃貼上了封條，牛油也被封在書櫃裡了。我急忙跑進屋裡去，只見兩道寬大的封條交叉地貼在書櫃的門上。那塊牛油本來也就是長方的一塊，幾天下來外婆用鋒利的刀切過數次，才切去五分之一，剩下的卻給封在書櫃裡了。那個下午家裡充滿了遺憾和惆悵，弟弟妹妹知道吃不成牛油了，仍然飢腸辘辘地在書櫃前面來回走動。那時就會聽到外婆輕微的自責：早知道這樣，我昨天應該給你們多切一點，切厚一點。牛油在書櫃裡被封存了五年，豈料到被「解放」出來時，它竟然奇蹟般地沒有變質。

儘管我的童年承受着物質的匱乏和精神的恐懼，可是渴求玩耍的童真天性依然故我。成年人的痛苦我無法分擔，他們的恐懼我難以理解，因爲我還是童年。我和同伴們成群結隊地在公園的花園裡玩官兵抓強盜，儘管每張稚氣的臉後面都可能埋藏着一個悲慘的故事，可是我們照樣在七層高的公寓裡狂奔不息；或許我們的家剛剛遭到造反派的洗劫，可轉眼我們又在院子裡爬上十幾米高的樹上捕捉惹我們煥然一新的蝴蝶；或許我們在停電的夜晚，我們就着煤油燈做作業，默默度過漫漫長夜；在沒有菜餚下飯的日子裡，我們就着醬油白飯，勉強維持生理成長的飢渴。成人在受苦，我們受牽連，可是我們從來不會損失童年的天性，尋找快樂的空間。我童年中最美的一次舉動，是將一個羞辱我父親的同伴甩到地上，然後騎在他身上，逼着他高喊××的口號。曾幾何時，我幼小的心靈中同樣也萌生了愛美之心，對小學裡美麗的音樂老師頗多關注，不時投上注目禮。我也會做過損人的事，和同伴採滿了兩兜的梧桐樹毛栗子，在天黑之後奔上高樓，等着情侶從路上走過時，給他們灰色年代中的浪漫增添一點點綴，我們稱自己的壯舉爲——打野雞，然後趁人不備時又在黑暗中倉皇逃竄……

我的童年不況過於蒼涼，裡面摻雜了親人的生離死別，人生的飢寒交迫。可是能夠走過來，那些艱辛也是財富。或許因爲這筆財富，我成熟得早，也變得堅韌了。



動亂歲月中的葉家三兄妹，左一為大哥葉周

（葉周提供）

當媒體還在大談「八十後」如何如何的時候，不知不覺之中，「九十後」這一更新的一代已向我們招手而來。二〇〇九

秋天，浩浩蕩蕩的第一批

「九十後」，首次整體亮

相，踏入了大學的校門，他們將給社會帶來新的聲音和新的氣象。

相對於「八十後」，「九十後」更具鮮明的個性：他們多數沒有兄弟、姐妹，親情觀念更爲淡薄，內心更加孤獨。而他們的成長，又有特殊的社會背景，包括發達的網路文化、不斷升級之中的生活文化等……

「八十後」是新奇的一代，「九十後」將更新更奇。這一特點，已引起國家的重視。據知，國家有關部門已設立專項經費，召集大學學者作專門研究。廣東商學院的老師說，他們相關的研究成果，可望很快向社會公布。他們是奪得國家這一研究課題的大學團隊之一。

內地由於改革開放，經濟和社會出現了跳躍式的發展，很多領域僅僅用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要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走過的里程。這一跳躍式的發展，同時也給內地人們觀念上帶來裂變。有研究就發現，內地每十年，就會出現理念截然不同的「新一代」，因此，按十年劃分新一代人的做法非常流行。歲月塑造了他們，他們也用個性去塑造未來。

八十後、九十後與他們的前輩有什麼樣的不同？據說，有學者發現，他們的「不同」竟然數在百個之上。譬如，在興趣上，有人就發現：

八十後：談論的，除了工作，就是股票；

八十後：談論的話題更多，有英超、魔獸……

九十後：除了S.H.E、周杰倫，還有QQ等級、QQ秀。

「代溝」也表現在人際理念上的差異：

七十後：無論什麼時候，看到站着的領導，都會馬上給領導讓座；

八十後：崇尚上下級平等；

九十後：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成長於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的八十後、九十後，出現在世人的眼中。他們中有的參加工作不久，有的才走進了大學校門，大多數還未到而立之年。但是，他們的能量，早就隨着他們時代的到來，閃耀着光芒，不僅令國人嘆爲觀止，也令世界矚目。譬如：「飛人」劉翔的出現，令世界驚嘆中國的速度；李宇春率一衆「超男超女」的出現，颳起了新的娛樂文化，令文化領域出現新舊文化的對壘，亦因此衍生出怪異的「英倫組合」（宋祖英、周杰倫組合）這一文化妥協、融合的產物；韓寒、郭敬明等一批「八十後」作家的出現，掠走了書店大部分現金流，令龐然的「作協系」作家們大跌眼鏡。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搶險部隊中，不少就是「九十後」，記得中央領導李長春視察的時候，就發出了「你們都很年輕啊！」的驚嘆。最近的，在今年的「十一」的閱兵式上，當其中的一個方隊，也就是由海軍潛艇學院組成的水兵方隊走過天安門，當電視解說員告知人們「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十八歲」時，人們不禁爲之眼睛一亮。

八十後、九十後的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不久前廣州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論壇的主持人、廣東社科院教授陳寅說：「八十後、九十後支持的企業領袖，必將是贏得八十後、九十後支持的政治領袖。」

州提出：未來的政治領袖，必將是贏得八十後、九十後支持的。

州提出：未來的政治領袖，必將是贏得八十